

君子致權——陽明晚年政治思想新探

蔡至哲*

余英時先生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對王陽明的「龍場之悟」做出新詮釋，判定陽明在龍場之悟後，思想上有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向，此「覺民行道」說的提出，對中國近世思想史的研究堪稱新典範。然而轉向「覺民行道」，並非表示陽明就真的「完全撇開君主與朝廷」，徹底放棄傳統「由上而下」的政治運作。本文發現晚年的陽明仍多方從事政治活動。尤其明世宗初登基史稱「嘉靖新政」。新朝氣象，讓晚年的陽明對世宗朝政局仍有期待。陽明不僅沒有對朝廷上層政治死心，進而提出了「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的「君子致權」思想，發揮影響。使晚年的陽明雖然終究未能順利入閣成為大學士，卻仍透過與宰輔、門人弟子間的相知相得，持續影響著世宗朝的政治。

關鍵字：王陽明(王守仁)、覺民行道、得君行道、廢相、君子致權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嘗試對余英時「覺民行道」說提出一點補充

陽明學(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1472-1529)曾主宰明代思想界。《明史儒林傳》以「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¹的字句描述其盛況。近代以降陽明學研究也是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顯學。²除了從哲學視野切入的宋明理學研究外，歷史學視野的宋明理學研究也非常重要。³余英時先生之研究更是此中典範。余英時認為明代君主專制變本加厲，使原本以政治主體自居的士大夫再無「得君行道」之可能。此種政治文化變遷帶來的困境，致使陽明在龍場頓悟後，轉向將思想直接訴諸社會下層百姓的「覺民行道」模式。在陽明死後，「覺民行道」的理想在陽明弟子王艮(字汝止，號心齋，1483-1541)的泰州學派手上，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風行天下」。⁴陽明學在中國近世思想史上的關鍵意義，由此更顯價值。日後余英時對自己的研究進行回顧時，雖然曾以「政治生態」來代換「政治文化」一詞，藉以闡述宋明兩代思想史背景的差異，但對陽明絕望於「得君行道」而轉向「覺民行道」的核心論述，未有任何的改變或修正。⁵

但若說陽明絕望於「得君行道」，因而「盡量避免議論政治，而且也極力以此來約束門人」，甚至「完全撇開君主與朝廷，轉而單向地訴諸社會大

¹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82，頁7222。

² 牟宗三稱「陽明學是孟子學」，認定陽明發揚了孟子「良知」的概念。詳見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學生書局，1979)，頁215-311。黃俊傑則言：「陽明透過釋孟以攻排朱子，顯示思想史上新的詮釋『典範』的興起。」詳見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頁255-284。林月惠則以「王學分化」的思想史視域考察陽明弟子之間的學術論辯，也進一步比較陽明後學思想與陽明思想的異同。詳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83-175。以上研究對陽明學跟先秦儒學孔孟傳統的連結，或陽明學與陽明後學之關係，都有具體而深入的義理探討。

³ 許齊雄、王昌偉，〈評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兼論北美學界近五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新史學》，第21卷第2期(臺北，2010.06)，頁221-240。

⁴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2004)，頁292-297。

⁵ 詳見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思想》，第8期(臺北，2008.03)，頁16-18。或見余英時，〈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2010)，頁31-42。

眾」，⁶則似乎忽略了陽明晚年在明世宗一朝(朱厚熜，1507-1567)新政中仍扮演關鍵角色。陽明到底是否徹底放棄「得君行道」的關懷？已有學者提出商榷。⁷

錢穆先生(字賓四，1895-1990)認為〈拔本塞源論〉是陽明晚年最重要的思想。⁸而〈拔本塞源論〉一文中，陽明訴諸其理想的對象，仍是以士大夫為中心：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谷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⁹

〈拔本塞源論〉文中「出而仕也」、「理錢谷者」、「典禮樂者」、「處郡縣」、「居

⁶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308。

⁷ 任文利的研究指出，通過對於陽明出處心態的考察，指出王陽明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士大夫，寄望於通過直接參與政治，構建合理的人間秩序。詳見任文利，《治道的歷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3-11。

⁸ 錢穆曾言：「我上面所述陽明晚年思想，共舉出了三大項目來。一是〈拔本塞源論〉。二是〈大學問〉。三是「四句教」。在我認為，此後我們要發揚王學，應該更注意〈拔本塞源論〉，庶乎不走失了王學真精神，而且可以實措之當身與當世。又是人人與知與能，簡易明白，直捷無弊的。至於〈大學問〉與天泉橋問答(即指「四句教」)，其中都不免易於引起文義爭辨，都會在言說思辨引入歧途，必須把來扣緊在〈拔本塞源論〉的大題目之下，庶乎有一個確定的目標與繩尺，不至於走失了陽明講學的原樣子。」詳見錢穆，《陽明學述要》，《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1995)第10冊，頁116。

⁹ 王守仁，〈上彭幸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818。

台諫」、「共成天下之務」等文字，可見陽明的「聖人之學」所欲宣講的對象，仍是士大夫，而非下層百姓。

另外，楊正顯分析，經過丁卯之禍(劉瑾亂政)後，陽明深深地體悟到宦官之所以能安居其位，最重要的原因仍在士大夫們沒有自覺他們自身也是此道德淪喪的幫兇。若真想恢復「三代之治」，就必須讓士大夫認知到「聖人之學是心學」。¹⁰錢穆或楊正顯的研究都表示，陽明最關心的仍是士大夫。

另外，陽明與朱子雖皆為思想大儒，講學不倦、門徒遍及天下，但相較於朱子僅立朝六十日，陽明終其一生都在明代政治場域上扮演重要角色。故直接論斷陽明完全放棄由上而下的政治手段行道，亦與陽明晚年實際遭遇有所矛盾。本文由此視野，望能重探陽明晚年的「君子致權」思想。

二、重探陽明時代的政治文化：明儒對「相權」的論述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對明代政治的反省，是余英時判斷明代政治文化生態的重要依據之一。¹¹余英時引黃宗義之言：「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¹²」，以相權之變異為起點，闡述宋、明兩代政治文化的變遷。¹³在黃宗義看來，明太祖廢相嚴重影響政治的正常運作，導致原本屬於宰相之實權被宦官所奪走：

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

¹⁰ 楊正顯，《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96-98。

¹¹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273-274。

¹²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收入黃宗義，《黃宗義全集》(臺北：里仁書局，1987)第1冊，頁8。

¹³ 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頁6-8。

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¹⁴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¹⁵

黃宗羲的史論著作於清初，在亡國、亡天下的切身之痛中，對於明代政治惡質發展的結果痛加批判，這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但亦有史家如計六奇(1622-?)之《明季北略》對明制仍持肯定的態度：

本朝立國甚嚴，制度甚設。外戚不司權，宦官不與政，大臣無專制，藩鎮無繼世，夷狄不內處，漢唐以來所以致亡者，本朝皆無患也焉。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繩，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伯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備，養民之制甚略。故愚嘗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夷狄。他日所為國家憂，惟在官府之隔、閭閻之匱耳。」斯言也，維今則亦有然矣。¹⁶

計六奇認為明代政治發展的困境「不在宦官」，「官府之隔、閭閻之匱」才是真正問題所在。

《朝鮮王朝實錄》曾記錄朝鮮中宗(李懌，1488-1544)時代的朝貢使臣南袞(1471-1527)對明帝國內閣運作的觀察。根據南袞所言，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時代皇帝雖常不理朝政，但內閣大臣們仍堅守崗位，使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作；另一位貢使柳仁淑(1485-1545)也持同樣看法：

臣於正德時，奉使中朝見之，皇帝不顧國事，巡遊陝西，而楊廷和、楊楮等三閣老在焉，待門而入，至日夕而退，六部尚書亦常在司。以皇帝所為見之，則雖一日不可保，而六部諸司，整然如治朝，正德皇帝之所以不敗者，專由朝廷大臣之盡職故也。¹⁷

¹⁴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收入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8-9。

¹⁵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收入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8-9。

¹⁶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24。

¹⁷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中宗實錄》，卷90，第12冊，頁329。

正德皇帝，雖荒淫，然朝廷有人，而付政于重臣，故天下不至騷擾也。¹⁸

從朝鮮使臣的視角觀察，明武宗的內閣、尚書都依然運作正常，未受到宦官挾制，甚至「整然如治朝」。可見相權在明代的發展歷程十分複雜，不能只以黃宗羲的「廢相說」概括而論。現代學者對明代相權與內閣的研究，均有更複雜的觀察。¹⁹

陽明的良師益友王瓊(號晉溪，1459-1532)，更稱讚明太祖廢相是因應歷史變遷的重要行動，認為廢相、立相與否並沒有標準答案：

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則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下。至漢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²⁰

王瓊透過歷史上賢相與權臣的對比，認為立相或不立相的好壞，端看人為之運作如何。王瓊追溯明代初年廢相決策的合理性：

蓋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債，輾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為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²¹

王瓊回溯明初歷史，認為明太祖即位「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只是立相後的

¹⁸ 《中宗實錄》，卷90，第18冊，頁287。

¹⁹ 關於明代內閣權力的研究，詳見吳緝華，〈論明代廢相與相權之轉移〉，《明代制度史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71）上冊，頁23-27。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林延清，〈論明朝嘉靖中後期的改革活動〉，《歷史教學》，第11期（天津，1998.11），頁11-15。譚天星，〈內閣權力與明代政治〉，《明史研究》，第2輯（合肥，1992），頁102-106。

²⁰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2。

²¹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7。

實際運作中發現嚴重問題，又反省歷代宰相專權的歷史教訓，才有了廢相的舉措：

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台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昭臨於上，萬世無弊矣。²²

透過把權力分任六卿，由集體領導來避免宰相的個人專權，因而得以「無偏任、獨任之弊」。對王瓊來說，比起君主獨裁，內閣專權結黨的危險更大。王瓊與同時代的內閣首輔楊廷和(號石齋，1459-1529)等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就讓他感受到內閣專權的危險。王瓊首先強調「閣權」在明代政治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不斷加重。王瓊從所謂「師保之加」的現象觀察：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升少保進少傅，楊榮升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²³

內閣一職本來單純，但經過了歷史演進，「少師」、「少傅」、「少保」、「太師」或「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太保」等等頭銜一加上，內閣一職就並非原來單純的翰林文臣。其實王瓊自己也是連進「三孤」(少保、少傅、少師)、「三輔」(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師)，位高權重，只差沒有直接入閣。在王瓊所處的武宗一朝，內閣一職早在不斷地加功進爵中，脫離原來單純的翰林文臣性質而位高權重。

不僅僅是「師保之加」的問題，王瓊也觀察到本來應該分離的「內閣」與「尚書」，兩者越發有合流之勢。尤其是王瓊所處的「正德」一朝，「尚

²²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7。

²³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8。

書」成了進入「內閣」的儲備：

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逾也。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升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升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逾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升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矣。²⁴

王瓊觀察，內閣一職從本來「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逾也」，到後來三楊「舊臣特加超擢」後，就完全超越明初限制。甚至本來「若先已升尚書」則「不得入閣」，但之後卻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內閣」的楊廷和，就被王瓊認為是具體的例子：

廷和、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被謫，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閔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己，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璽劾史道、曹嘉、閻閔為疑問忠良，變亂國是，再謫史道陝西縣丞，曹嘉四川判官。閻閔已升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稱史道、閻閔、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²⁵

內閣之權在明中葉以後越重，專權結黨的可能性也與日遽增，因而王瓊批判楊廷和等人為「閣中三黨」。

如同王瓊，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1506-1573)《四友齋叢說》也對內閣權力的擴張有同樣的觀察：

今各部之事，皆聽命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帖與閣下看過，然後註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

²⁴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8。

²⁵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9。

保全身名而去者。豈亦其威權太盛致然耶？²⁶

何良俊描述內閣「威權太盛」最後才使身任宰輔者「禍患日深」。身處不同時空，王瓊、何良俊對內閣權力的分析，與黃宗羲對內閣的評價，有著顯著的差異。

不僅是對內閣的評價不同於黃宗羲，王瓊對於黃宗羲極度攻擊的明代宦官問題，也有不同的觀察。王瓊並不如黃宗羲那般極度排斥宦官：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鞞以趙衰，宗元以為不官，謀及嬖近以忝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為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之罪，大相遠勃鞞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稽於眾。」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舜好察邇言，《孟子》論用賢初及左右，故詢於芻蕘不遺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偏於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予不能無疑焉，姑識之就有道而正焉。²⁷

王瓊回顧歷史，發現「文臣誤國者豈少哉？」，因而對宦官的評斷立場頗為中立。甚至引用了諸多儒家經典如《尚書》、《孟子》、《論語》等思想內容，以「不以人廢言」的立場出發，平反了中國歷代以來貶低宦官的傳統。現代學者謝雋曄也發現在陽明時代宦官張永，對陽明能建功立業，發揮了關鍵作用，陽明自己對張永也曾一再表達感激。故傳統儒家士大夫對宦官特別歧視的看法，並不可取。²⁸

關於明代廢相一事，陽明跟王瓊的看法幾乎一致，也認為這是歷史變遷的重要處置：

群臣雖劉基之智、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成祖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

²⁶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35。

²⁷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頁11。

²⁸ 謝雋曄，《楊一清的政治生涯》（臺中：白象文化，2011），頁7。

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²⁹

陽明的看法與王瓊幾乎如出一轍，稱讚太祖改制後的明代內閣發展是「削相之號，收相之益」，其後明成祖承繼而發展出內閣制度，是一種「相時通變」。因此陽明說：「逆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³⁰」以上不論王瓊或陽明，都認為內閣仍然扮演朝政運作的關鍵角色。

隨著不同時機，明代相權與君主或宦官間的互動，並非鐵板一塊、一成不變，故若僅參考黃宗羲的「廢相說」，來判斷陽明時代的政治文化，稍嫌有簡化歷史之疑慮。現代學者韋慶遠也認為，正德、嘉靖以後，內閣和大學士因為當時體制的客觀需要，儼然如同漢唐宰相，而內閣制度之「職、權、責、利」四者的變化，因時、因人有其差異。嘉靖以後，「內閣首輔制」的出現也使得內閣的地位提高。³¹故若能與內閣大臣合作，君子仍有行道之可能。

三、「得相行道」：陽明與三位宰輔、重臣的良好關係

(一)席書對陽明學術的相知相惜

余英時曾言，陽明傳播其新學之際，深感平民比士大夫的接受度高，導致陽明欲將理想寄託於「覺民行道」。³²然自龍場之悟起，士大夫如席書(字文同，號元山，1461-1527)就成為了陽明的知音。席書就一直是陽明心學堅定的學術之友：

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

²⁹ 王守仁，〈寄楊逵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下冊，頁839。

³⁰ 王守仁，〈寄楊逵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

³¹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頁201-205。

³² 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頁6。

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眾。³³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³⁴

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于龍場，深病陸學丕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³⁵

透過席書的支持，使貴陽書院「諸生」成為陽明新學的首批門徒。席書以平反「陸學」為名、興「王學」為實，書寫《鳴冤錄》，以鳴「象山之冤」為名，提倡陽明學。一時間，南宋朱、陸對決的態勢開始重現，陽明學與朱子學漸漸得以分庭抗禮。以席書為首，陽明最早的跟隨者正是一群士大夫，而非市井之徒。

日後明世宗即位，席書因上疏支持世宗立生父為皇考，而成為「大禮議」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嘉靖六年(1527年)，席書任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加武英殿大學士，史稱「眷顧隆異，諸輔臣莫敢望。³⁶」成為了皇帝寵臣的席書入閣後，就大力舉薦陽明入閣：

禮部尚書席公書為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³⁷

時執政者費宏、石瑤、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

³³ 王守仁，〈上彭幸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18。

³⁴ 王守仁，〈年譜一〉，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228。

³⁵ 王守仁，〈年譜二〉，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280。

³⁶ 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197，頁5205。

³⁷ 黃綰，〈陽明先生行狀〉，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425。

守仁不可。」³⁸

席書與陽明間彼此相惜，陽明也因此感懷萬千。大力稱讚席書學問、人品、政治：

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于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于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于貴州，受公之知實深。³⁹

陽明以「知公之深，信公之篤」稱頌明世宗對席書之知遇，也回憶彼此「過情之薦」、「受公之知實深」相知相惜的諸多往事。陽明稱頌席書與世宗之間「明良相逢、千載一時」的字句，更可見「得君行道」的理想依然存在陽明的期待裡。

(二)王瓊對陽明掌兵的提拔之功

不同於其他理學大儒如朱熹僅為文臣，陽明不僅在心性之學別開生面，也立下赫赫戰功，留名青史：

若王新建崎嶇江介，倡率群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鄱陽，擊其情歸，柴桑捷而長鯨盡徙，湓口圍而寶帳宵灰，兵甫萬餘，時才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朕也。⁴⁰

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⁴¹

³⁸ 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197，頁5205。

³⁹ 王守仁，〈祭元山席尚書文〉，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962-963。

⁴⁰ 谷應泰，〈宸濠之叛〉，《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703-704。

⁴¹ 張廷玉等，《明史》，卷195，頁5170。

史書上無論對陽明的心學思想評價如何不一，但卻無人否認陽明傑出的軍事成就。陽明撰寫過《武經書七評》，分別對《孫子》、《吳子》等七書作出評論。陽明曾論作戰者最怕遇到「求名避罪」的情況：

今之用兵者，只為「求名避罪」一個念頭先橫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趨避，敵情我獻而不為覺察。⁴²

陽明認為為將者在前線能否得勝，與後方對前線將領的信任與否極有關係。日後陽明親上前線指揮作戰，後方主帥王瓊對陽明的無條件支持，就對戰局勝敗起了關鍵作用。王瓊有識人之明，統兵作戰之際對陽明大膽信任，才讓陽明立下平定宸濠之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也描述過王瓊對陽明的高度肯定：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禦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即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雲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為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婿侯莎亭為某部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為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略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為。」既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報捷。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請旗牌以行，而晉溪即給以旗牌。⁴³

王瓊以身家性命擔保陽明，又批准陽明在戰時一切所請，雙方合作無間，才使陽明取勝。日後兩人關係日漸深厚，互表知遇：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問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

⁴² 王守仁，〈武經書七評〉，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冊，頁78。

⁴³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頁31。

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⁴⁴

《明史》中說：「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⁴⁵這與王瓊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因而陽明多次撰寫私信感謝王瓊的信任與支持：

守仁恥為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誣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尺寸！所謂驚騎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為感幸何如哉？⁴⁶

守仁不肖，過蒙荐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驚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⁴⁷

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⁴⁸

從陽明與王瓊之間的超過十五封以上的私信內容中，陽明以「驚騎遇伯樂」、「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稱知己於天下」等語，表達了對王瓊知遇之恩的感激，也將「追獲獸兔之功」之赫赫戰績，歸功於王瓊的信任與指導。知遇之恩的對象「明君」，對陽明的仕途而言確實並未遇見。但受到幾位內閣重臣的賞識，使陽明得以「得相行道」，得以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建功立業。

⁴⁴ 王守仁，〈與王晉溪司馬〉，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冊，頁467。

⁴⁵ 張廷玉等，〈王守仁傳〉，《明史》，卷196，頁5170。

⁴⁶ 王守仁，〈與王晉溪司馬〉，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冊，頁467。

⁴⁷ 王守仁，〈與王晉溪司馬〉，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冊，頁473。

⁴⁸ 王守仁，〈與王晉溪司馬〉，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冊，頁474。

(三)首輔楊一清對陽明入閣的大力推薦

古代中國科舉制度造成士大夫間有所謂「門生」、「同年」的文化，同時形成了政治與學術人脈網絡的結構。陽明之父王華(1446-1522)是科考狀元，名聲籍籍於四方，讓陽明得以從其父的「會社」人脈網路中，吸取當時政治與學術菁英兩方面的重要資源，並廣泛地與當時在京士大夫們交往，擴大了自己的政治人望。⁴⁹在王華的諸多友人中，日後入閣成為首輔的楊一清對陽明更是特別賞識。從楊一清所撰寫的王華的墓志銘〈海日先生墓誌銘〉，可看出兩家王、楊兩家彼此深厚的交情：

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⁵⁰

根據謝雋曄的研究，楊一清與王守仁的父親王華早於弘治年間相識，往後更成為好友。楊一清曾因被劉瑾排擠而致仕還鄉，「杜門不接賓客」，唯獨讓王華「直造內室」相聚，可見二人交情甚篤。而後楊一清任職吏部尚書，先提拔王守仁為吏部主事，視為知己，充分反映楊一清與王氏父子的深厚交情。⁵¹嘉靖朝新政，楊一清也對世宗推薦陽明：

上諭欲知王守仁為人何如？臣惟守仁學問最博，文才最富。正德初年，為刑部主事，首上疏論劾劉瑾過惡，午門前打三十，幾死。降貴州龍場驛驛丞，在煙瘴地面三年，幸而不死。劉瑾誅後，敘遷廬陵知縣，入為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南京太僕少卿、鴻臚卿，再遷都御史、提督江西南贛等處軍務。領兵征剿洞賊，積年巨寇，悉皆殄平。宸濠之變，與吉安知府伍文定首創大義舉討賊，遂破南昌而入，據守其城。宸濠在江上，聞義兵起，急還江西。守仁命伍文定等領義兵迎拒，連戰於鄱陽湖，大破之，遂執宸濠，地方

⁴⁹ 楊正顯，《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頁16-23。

⁵⁰ 見楊一清，〈海日先生墓誌銘〉，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387。。

⁵¹ 謝雋曄，《楊一清的政治生涯》，頁314。

大定，遠近人心始安。是時，朝命未下，獨先勤王，武宗勤政至保定而捷報已至矣。論功行賞，封拜實宜。楊廷和忌其功高名高，不令入朝，乃陞南京兵部尚書。丁憂服闋，誥券已降，猶未謝恩。但其學術近偏，惟其學術不偏，好行古道，服古衣冠，門弟子高自稱許，故人多毀之。而其精忠大節，終不可泯。近日起用兩廣最愜，公論尚有惜其不宜置之遠方者，若兵部尚書有缺用之，威望足以服人，謀略可以濟險矣。⁵²

楊一清大膽推薦陽明「學問最博，文才最富」，鉅細靡遺地描述陽明為官之履歷，細細數來其功績，洗雪陽明在前朝受到的委屈，也有智慧地避開陽明另創學術門派的爭議，最後還稱讚陽明「精忠大節，終不可泯」。陽明心中對楊一清的提攜之恩也感懷萬分：

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逾之戮，而輒敢以志為請。⁵³

陽明把楊一清與北宋名臣並列，也把楊一清對自己的照顧視同父親留下的遺愛，特別表達深刻感謝：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于門下，至于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于不知，蒙施於無跡者，何可得而勝舉。⁵⁴

⁵² 楊一清，〈論王守仁為人如何奏對〉，《密諭錄》，卷5，收入《雲南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14冊，頁114。

⁵³ 王守仁，〈與楊逵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014。

⁵⁴ 王守仁，〈與楊逵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014。

陽明父子都受惠於楊一清，直至王華過世，楊一清還是對陽明照顧有加。

除了與陽明關係匪淺的席書、王瓊、楊一清外，在仕途上提攜、舉薦陽明的，還包括歷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成為內閣首輔，世稱「張閣老」的張璁(1475-1539)、霍韜(字渭先，號亢崖，1487-1540)等人。⁵⁵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的黃綰(字宗賢，1480-1554)也特別上〈明軍功以勵忠勤疏〉，為陽明申訴：

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賢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會，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⁵⁶

黃綰力薦陽明，勸說世宗把陽明從邊臣改換為中樞內閣。作為入閣的熱門人選，陽明晚年在政治上的人望不可小看。與朱子晚年身受偽學、黨禁所困相比，陽明晚年的高政治聲望令人驚嘆。也更讓人懷疑，余英時所謂陽明絕望於任何可能的政治手段，或停止一切政治行動的論斷了。

四、「君子致權」：陽明晚年政治思想新探

(一)陽明以「良知」為中心而用「權變」思想的形成

龍場之悟是陽明心學的起點。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陽明因當廷反對大宦官劉瑾專權，被劉瑾陷害，廷杖四十，謫貶作貴州龍場驛丞，一路顛沛流離，最後逃到了當時為蠻荒之地的國境西南。謫貶龍場的經歷，對

⁵⁵ 王守仁，〈寄楊蓮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48。

⁵⁶ 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254。

陽明日後思想的形成而言至為關鍵：

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⁵⁷

有了「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體驗，才有了後來的「龍場之悟」。余英時透過分析《五經臆說十三條》對「龍場之悟」的思想提出新詮釋，探討陽明因為領悟外在之「理」無法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求得，體認欲尋找天理只得收歸內心，至此正式與朱子分道揚鑣。此段詮釋十分精彩，然而余英時詮釋之前提與結論，仍一再強調陽明由此龍場一悟，已經完全放棄「得君行道」。⁵⁸然而，若細觀陽明《五經臆說十三條》之文字，比起得出陽明放棄得君行道之結論，不如說陽明之思想，開始有了以「良知」為中心進行「權變」的轉向：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⁵⁹

陽明反省自己在「進身之始」，並未先取得上位者的信任，卻汲汲營營想要有所作為，才導致了後來「失身枉道之恥」。由此出發，陽明領悟了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勢力此消彼長的關鍵所在：

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于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遁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捨去，而必于遜，且欲與時消息，儘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遜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

⁵⁷ 王守仁，〈寄希淵四〉，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79。

⁵⁸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280-282。

⁵⁹ 王守仁，〈五經臆說十三條〉，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079。

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亂。⁶⁰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⁶¹

儒學傳統常談到「君子」、「小人」之爭。陽明經歷龍場之悟，已經體會「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全都「無益於事」，反而是「君子之過」。經歷切身之痛的反省，陽明體認君子是有「可亨之道」，不過為了避免「小人無所容」、「大肆其惡」，君子該「委曲周旋」，以迂迴、權變的方法進行與小人之間的鬥爭。至此權變思維已經是陽明思想的重要特質之一。

經過龍場一悟，陽明學說中最重要的思想「致良知」應運而生。而對「良知」之定義究竟為何？並非只有一個固定答案。陽明曾以「易」與「變遷」的概念來詮釋，十分值得吾人注意：

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⁶²

「良知」是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正如「天理」是朱子思想的核心。然而比起朱子以固定的「理、氣」、「體、用」等一分為二、又不離不雜的完整體系來對諸多儒家經典做出全面詮釋。⁶³陽明所謂「良知即是易」，強調「良知」「道也屢遷，變動不居」隨時適地的變易與權變，使陽明的儒家經典詮釋，⁶⁴反而是以「良知」為中心去談「權變」的重要：

⁶⁰ 王守仁，〈五經臆說十三條〉，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078-1079。

⁶¹ 王守仁，〈與胡伯忠〉，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80。

⁶² 王守仁，〈傳習錄下〉，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頁125。

⁶³ 關於朱子對儒家經典特別具有完整體系的詮釋研究，詳見黃俊傑，〈論經典詮釋與哲學建構之關係：以朱子對《四書》的解釋為中心〉，收入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編，《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4-10。

⁶⁴ 關於陽明的經典詮釋之相關研究，詳見蔡仁厚，〈王陽明「經學即心學」的基本義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之疏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8卷第9期（臺北，1975.09），頁50-52。胡楚生，〈「經學即心學」——試析王陽明與馬一浮對《六經》

惟乾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⁶⁵」

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⁶⁶

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⁶⁷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⁶⁸

陽明強調聖賢處此末世，也有「委曲」之時，聖人要「不拘死格」。詮釋「孟子」也好，或是分析古代歷史上「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興師」的行動，陽明都反對「先定一箇規矩」、「拘得死格」、「先設準則」，反而說應當仰賴「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以上是陽明以「良知」為中心來「權變」的思想展現。晚年陽明面對弟子詢問，曾對早年的自己提出反省：

先生初登第時，上《邊務八事》，世艷稱之。晚年有以為問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事，有許多抗厲氣。此氣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濟？」⁶⁹

晚年陽明雖然仍堅持聖賢之道，但卻絕不會再如年少帶著「抗厲之氣」，反將以「良知」為中心來用權，進而身任天下。

之觀點》，《中國文化月刊》，第265期(臺北，2002.04)，頁14-28。見畢誠，《儒學的轉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頁89。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86。

⁶⁵ 王守仁，〈傳習錄上〉，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頁19。

⁶⁶ 王守仁，〈傳習錄中〉，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頁50。

⁶⁷ 王守仁，〈傳習錄下〉，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頁112。

⁶⁸ 王守仁，〈寄希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77。

⁶⁹ 王守仁，〈傳習錄拾遺〉，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171。

(二)世宗朝新政的機運：陽明「君子致權」思想的提出

明世宗即位，立即對武宗朝「劉瑾用事」提出反省，讓士大夫對世宗朝新政頗有期待：

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姦，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⁷⁰

世宗反省武宗寵信劉瑾的疏失，力求要「革故鼎新」。在首輔楊廷和(號石齋，1459-1529)的引導下，一時間朝野確實展現出了維新氣象：

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⁷¹

皇帝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引導下，大改前朝弊政，展現出新朝氣象，致使「中外稱新天子聖人」。根據張顯清研究，世宗即位之初，是中國古代歷史少見的君主權力出現「暫時的真空」，給了士大夫撥亂反正有利的環境。⁷²

面對世宗朝新政，在政治上沈寂一陣子的陽明就開始大膽對朝政提出建言。根據東景南的考證，陽明曾在嘉靖四年(1525年)，對皇帝提出〈京師地震上皇帝疏〉，點名批判當朝首輔費宏(1468-1535)不適任。⁷³並舉薦楊一清入閣：

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啗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辯，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⁷⁴

⁷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1966)，《世宗實錄》，卷1，頁4。

⁷¹ 張廷玉等，〈楊廷和傳〉，《明史》，卷190，頁5035。

⁷² 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下冊，頁331-332。

⁷³ 關於陽明所著〈京師地震上皇帝疏〉一文乃是針對費宏的批判文字，東景南有做了考證，詳見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842。

⁷⁴ 王守仁，〈京師地震上皇帝疏〉，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

大學士楊一清，悖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⁷⁵

陽明批判費宏的失政，同時大力推薦楊一清。其後陽明得知楊一清準備入閣後，也主動致信楊一清談論時政：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于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于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⁷⁶

從「圖報當有日」之語，可見陽明對楊一清入閣後的期待。楊、王二人交情既深厚，陽明遂直言不諱，向楊一清指出嘉靖初年政局仍為險惡：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⁷⁷

陽明認為太平不會「立致」，憂心忡忡，因此向楊一清表達了事情仍「猶甚難也」。以上可見陽明晚年仍欲「身任天下」、關心政治。然而到底如何才能夠身任天下？陽明大膽地對楊一清提出了建言：

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⁷⁸

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幸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⁷⁹

下冊，頁839。

⁷⁵ 王守仁，〈京師地震上皇帝疏〉，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

⁷⁶ 王守仁，〈寄楊邃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2。

⁷⁷ 王守仁，〈寄楊邃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2。

⁷⁸ 王守仁，〈寄楊邃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2。

⁷⁹ 王守仁，〈寄楊邃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2。

晚年之際的陽明深切體認，君子身任天下其實就是「任天下之禍」，為了避免讓小人釀成大禍，君子必須挺身而出。陽明由此提出了「君子致權」思想，對楊一清入閣後的政治情勢做出分析：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⁸⁰

陽明對楊一清建言，為了「濟天下之難」，政治之權不能被小人奪走，一定要由君子來掌握。君子必須懂得洞察君子與小人之間勢力消長的關鍵所在：

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于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机，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于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几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后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⁸¹

為求能夠「定國本」、「安社稷」的大業，如同歷史上商、周、漢、唐的那些賢相，必須「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陽明綜合了過往的經驗，提出了君子致權之道：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

⁸⁰ 王守仁，〈寄楊逵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

⁸¹ 王守仁，〈寄楊逵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

所蓄而有者。⁸²

在險惡的朝局中，既要身任天下，又要免禍，要有君子的致權之道。首先依然是理學家本色「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接著就是「植之善類」，建立君子之朋，以強大的多數力量，讓對方「無所競」；而後密切觀察小人，「以攝其奸」，完全掌握對方。才能在最後達成「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的功業。陽明認為，這正是楊一清踏入政治以來的專長。

回顧過往，楊一清之所以能將劉瑾亂政終結，正是因為楊一清尋求宦官張永(1465-1529)合作，《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記載：

永雖尊貴甚，然亦能檢束其下，不為騷擾，見一清而奇之，一清亦深自結納，兩人相得懽甚。永與中貴人瑾，故侍東宮，至貴而爭寵，不肯為之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人百金，獨不及瑾之姻族二人，一清固勸之，乃亦賞如例，而謂一清曰：「公不知耳，吾何畏瑾哉？」一清曰：「固也。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天子誠重公，能保不從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一清曰：「公宜亟歸，歸而乘天子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萬世一時也。」永悟，歸而悉發瑾反謀，其疏出諸袖，皆一清草也。⁸³

如果沒有張永，劉瑾根本無法除去。朝政只會持續混亂。這是楊一清為何願意親自願意為張永撰寫〈明故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的原因：

公平生勲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為大。瑾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噤，不敢出一語。貨賄公行，剥民膏脂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測。公不動聲色，一言悟主，消大變於呼吸間，復祖宗之舊章，脫斯民於水火，此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寇賊者之可比哉！⁸⁴

楊一清歌頌張永之功是「消大變於呼吸間」，表達對他的感念，可看出兩人

⁸² 王守仁，〈寄楊邃庵閣老書〉，收入王守仁著，東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下冊，頁839。

⁸³ 王世貞，〈楊一清傳〉，《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借月山房彙鈔》排印本），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362冊，卷1，頁13-14。

⁸⁴ 楊一清，〈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收入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4383。

彼此的合作關係。對陽明來說也一樣，平宸濠之亂之功，若無張永協助，根本不會被紀念，可能甚至反而可能惹禍上身：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並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攘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⁸⁵

若無張永合作，陽明平亂不但得不到功績，甚至會被視為叛亂。谷應泰對此曾評論：

王瓊拔守仁於未有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悟，力為左右，呂彊、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威而得免菹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功臣志士所遇，抑又何窮與？⁸⁶

谷應泰欽佩陽明的事功，也稱讚宦官張永在此中扮演的關鍵角色。然而最後也不免以歷史上的英雄樊噲免死、杜預賂朝貴的故事，來為陽明的遭遇嘆息。充分說明了身處政治險惡環境下，陽明與小人「委曲周旋」的無奈，也不得不採取「君子致權」的政治手段。經歷了武宗一朝政治環境之險惡，到最後能平定大亂，立下不世之功，早已不是當初年少帶著「抗厲之氣」的心境。另外，陽明晚年面對廣西不同地區叛亂，或「撫」或「剿」，是對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現狀作出的妥協與回應，亦是嘉靖初年朝廷政爭在地方層面的延續。⁸⁷這部分香港學者鄧國亮對陽明平亂的觀察與本文觀察陽明

⁸⁵ 谷應泰，〈宸濠之叛〉，《明史紀事本末》，頁703-704。

⁸⁶ 谷應泰，〈宸濠之叛〉，《明史紀事本末》，頁706-707。

⁸⁷ 鄧國亮，〈田州事非我本心——王守仁的廣西之役〉，《清華學報》，第40卷第2期(新竹，2010.06)，頁265。

的「君子委曲周旋」、「君子致權」思想，可謂不謀而合。

(三)陽明對「大禮議」事件的沈默態度(默許)

面對世宗朝新政，陽明期待自己的弟子能把握有幸出仕的機運。透過陽明寄給朝中弟子們的書信觀察，陽明仍表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心志：

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⁸⁸

由以上文字，陽明依然以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心志勉勵弟子，要能「康濟天下」、「挽回三代之治」。另外，陽明對新朝政治也頗有信心：

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⁸⁹

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于而未宣，終將泯湮于俗，豈不痛哉！⁹⁰

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⁹¹」

從「維新政化」、「聖君賢相」、「中興之會」、「新政英明」等話語可看到陽明對世宗新政的高度期待。對陽明來說，雖然自己無法直接入閣，但世宗登基之初看似賢明，弟子又得皇帝信任，讓陽明再次找回「正君心」之盼

⁸⁸ 王守仁，〈與黃宗賢·戊子〉，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32。

⁸⁹ 王守仁，〈與林見素〉，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012。

⁹⁰ 王守仁，〈上彭幸庵〉，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18。

⁹¹ 王守仁，〈年譜二〉，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280。

望，要求弟子「培養君德」：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于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⁹²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⁹³

陽明興奮地用「明良相遇，千載一時」、「一正君而國定」的字句來勉勵弟子，這完全是傳統士大夫「得君行道」語氣。陽明表明自己「身受國恩」，「非果于忘世者」的心志。故要求弟子報答聖主知遇之恩，正君心，培養君德。同時切切囑咐、叮嚀弟子們要小心謹慎，不可躁進：

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乃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⁹⁴

陽明認為弟子現在已經「名位俱極」，更要「警惕朝夕，謙虛自居」，「持之以鎮定」、「為久遠之圖」，尤其不可「務速效，求近功」，才不會辜負聖主的知遇之恩，也維持好不容易取得的政治位置。如前所述，陽明提出「君子」需要「致權以道」，故君子、小人之間的進退消長問題，是陽明最關注的重點：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

⁹² 王守仁，〈與黃宗賢·戊子〉，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32。

⁹³ 王守仁，〈答方叔賢·丁亥〉，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8。

⁹⁴ 王守仁，〈與黃宗賢·戊子〉，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32。

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于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捨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⁹⁵

論到朝廷舉賢一事，陽明以「養蠶」為喻，期待能重新掌握「君子、小人」之間的進退、存亡之機，好讓君子之朋能勝過小人之黨，以免「一筐好蠶盡為所壞」。

「大禮議」事件是明世宗登基不久關於以誰為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皇統爭議，歷來相關研究不斷。⁹⁶從思想上來說，張崑將曾分析，陽明應該不會拘泥此中所爭執的「禮之文」，更重視「禮之本」。⁹⁷實際上，陽明對「大禮議」事件也一直不明確表態：

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涯、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⁹⁸

表面上陽明不答，然而事後陽明卻也說明了他的徐圖之策與靈活調整：

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眾，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辯析，其在委曲調停，漸求輓復，卒亦不能有益也。⁹⁹

⁹⁵ 王守仁，〈答方叔賢·丁亥〉，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28-829。

⁹⁶ 關於大禮議事件的相關研究回顧，詳見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頁25-80。

⁹⁷ 張崑將，《德川日本儒家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178-181。

⁹⁸ 王守仁著，〈年譜三〉，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292。

⁹⁹ 王守仁，〈與霍兀崖宮端·丁亥〉，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34。

陽明認為，既然「當事者未必能改」，則多言反而「徒益紛爭」，不如先「委曲調停」，先「講明於下」，慢慢宣傳思想，等到「信從者眾」，「然後圖之」。而最重要的目標，仍是先使君子之朋勝過小人之黨：

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蓬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¹⁰⁰

對陽明來說，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其前提必須要「諸公相與調和」，結成群體才有力量。所以一切事情之推動，必須要「以漸」，不可急躁、不要刻意引發衝突。這也是陽明因為歷經險惡政治風浪的成熟表現。而其目的，某種程度上也是想讓所謂的「君子」能取得權力。

章太炎曾批評陽明在大禮議中扮演的角色，攻擊他尚「陰謀」：

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爭以其術為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諂面諛，導其君以專，快意刑誅，肆為契薄。且制禮之化，流為齋醮，糜財于營造，決策于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于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傳習錄》稱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事者，世儒祇講伯學，求知陰謀，與聖人作經意相反。今勿論文成行事視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為間諜，以知宸濠反狀，安在其不尚陰謀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詣車門降，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正使子路要之，將無盟而自至，何竊議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也。¹⁰¹

章太炎評說陽明善「霸學(伯學)」、「多詐」、「陰謀」等內容，特別就是攻擊他對大禮議事件的「不聞不問」，批判陽明默許了自己的弟子順從君意，成

¹⁰⁰ 王守仁，〈與黃宗賢·丁亥〉，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831。

¹⁰¹ 章太炎，〈王文成公全書題辭〉，收入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1630-1631。

為所謂的「佞臣」。也許就是章太炎以負面角度來論斷陽明晚年諸多的「君子致權」行動。

五、結論

陽明晚年提出了「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的「君子致權」之思想，透過與宰輔、門人弟子間的相知相得，對世宗朝初期的政治發揮了高度影響。陽明與其後學在民間「覺民行道」；同時也在朝廷中央奉行「君子致權」，持續入仕。歷經近八十年的努力，陽明學獲得士大夫普遍認可，陽明本人亦從祀孔廟。¹⁰²比起朱子自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才得以從祀孔廟，至少快了一百年。

陽明後學徐階(號存齋，1494-1574)入閣後，與陽明諸高弟在京師靈濟宮進行大規模的講學活動，遂使陽明學在嘉靖中晚期大為風行，被官方學術、科舉士子普遍接受，陽明學也快速地影響了科舉考試。¹⁰³

除了在中國本土，陽明學之影響力透過明帝國的威勢，同時往東亞世界擴散。嘉靖以後派往朝鮮的明朝使臣，總會有意無意地挑戰尊朱的朝鮮儒者。朝鮮宣祖時期的大儒李珥(號栗谷，1536-1584)迎接詔使的故事，可為代表：

珥初接兩使，……兩使領之。沿途見其論禮、和詩，敬待加例，凡書札，必以栗谷先生稱之。既入京，謁文廟，見明倫堂壁上揭《四

¹⁰² 關於陽明入祀孔廟的研究，詳見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臺北，2011.03)，頁153-187。或見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277-285。

¹⁰³ 王學影響科舉的相關研究，可參考余英時：「以明代而論，正是因為反抗程、朱「正學」，王陽明才能將陸象山的「心學」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還是指科場以外而言。在科場之內，王學士大夫如徐階(1503-1583)入閣為次輔之後，掌握了考試大權，試官出題便改用陽明的新說了。」詳見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二十一世紀》，第89期(香港，2005.11)，頁4-18。或見陳致，〈晚明子學與制義考〉，《諸子學刊》，第1輯(上海，2007.11)，頁383-420。而關於陽明學與科舉以及以主導科舉的程朱之學的複雜關係，詳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33-36。

勿箴》，請珥講解其義，且曰：「無拘於宋儒窠臼可也。」珥作《克己復禮說》以贈之，且曰：「小邦之人，識見孤陋，只守程、朱之說，更無他道理可以敷衍。雖欲不拘窠臼，不可得也。今因明問，啓發憤悱。中朝，性理之窟，必有繼程、朱而作者。願承高明之誨，以祛坐井之疑」兩使更無辨難。蓋中朝陸、王之說盛行，黃洪憲，文章之士，不免爲時習所染，故其說云然。¹⁰⁴

李珥對學問之辯的提問回答的非常漂亮，讓明帝國使臣一時語塞。但這段《朝鮮實錄》的記載，強調「中朝陸、王之說盛行」，可見陽明學的聲勢已讓朝鮮半島的尊朱儒者倍感壓力。1592年明朝政府派往支援「仁辰倭亂」的軍事參謀袁黃(號了凡，1533-1606)，也公然對尊朱的朝鮮群儒傳播陽明學的優越，引發激烈爭論，但陽明學思想也開始在朝鮮半島撒下種子，漸漸尋得知音。¹⁰⁵時至明末，陽明學的傳播在學術、政治上都取得了豐富成果，也許正是因為「覺民行道」與「君子致權」思想兩者的同步實踐。

¹⁰⁴ 《宣祖修正實錄》，第25冊，卷16，頁509。

¹⁰⁵ 詳見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以許筠與袁黃為中心〉，《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115-162。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史料

王瓊著，單錦珩輯校，《王瓊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Wang, Qiong, zhe, Dan, Jinheng, ji xiao. *Wang qiong ji*,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Wang, Shouren, zhe, Wu, Guang, Qian, Ming, deng bian xiao, *Wang yangming q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92.

王守仁著，束景南編，《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Wang, Shouren, zhe, Shu, Jingnan, bian, *Yangming yi wen ji kao bian nia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2.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336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Wang, Shizhen, *Jia jing yi lai nei ge shou fu chuan*, shou ru, *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 di 3362 ce,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91.

楊一清，《密諭錄》，收入《雲南叢書》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Yang, Yiqing. *Mi yu lu*, shou ru, *Yunnan cong shu*, di 14 ce,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2009.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合肥：黃山書社，2008。

He, Liangjun. *Si you zhai cong shuo*, Hefei: Huangshan shu she, 2008.

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

Jiao, Hongji. *Guo chao xian zheng lu*, Hefei: Huangshan shu she, 200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196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xiao. *Ming shi lu*.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1964-1966.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Gu, Yingtai. *Ming shi ji shi ben mo*,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77.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收入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臺北：里仁書局，1987。

- Huang, Zongxi. *Ming yi dai fang lu*, shou ru, Huang, Zongxi. *Huang Zongxi quan ji*, di 1 ce, Taipei: li ren shu ju, 1987.
-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Ji, Liuqi. *Ming ji bei lue*,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84.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 Zhang, Tingyu, deng, *Ming shi*,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95.
-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 Chosŏn 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 *Chosŏn wangjo shillok*, Kwach'ŏn: Chosŏn 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 1955-1963.

(二)專書

-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
- You, Shujun. *Ming fen li zhi yu huang quan zhong su: da li yi yu jia jing zheng zhi wen hua*, Taipei: Guo li Chengchi da xue li shi xue xi, 2006.
-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Tian, shu. *Jia jing ge xin yan jiu*, Beijing: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2.
- 任文利,《治道的歷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 Ren, Wenli. *Zhi dao de li shi zhi wei: Ming dai zheng zhi shi jie zhong de ru jia*, Beijing: Zhong yang bian yi chu ban she, 2014.
-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學生書局,1979。
- Mou, Zongsan. *Cong Lu Xiangshan dao Liu Jishan*, Taipei: Xue sheng shu ju, 1979.
- 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2010。
- Yu, Yingshi. *Zhongguo wen hua shi tong shi*, Xianggang: Niu jin da xue, 2010.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4。
- Yu, Yingshi. *Zhu Xi de li shi shi jie: Song dai shi da fu zheng zhi wen hua de yan jiu*, Taipei: Yun chen wen hua, 2004.
-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 Yu, Yingshi. *Song Ming li xue yu zheng zhi wen hua*, Taipei: Yun chen wen hua, 2004.
-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Lu, Miaofen. *Yang Ming xue shi ren she qun: li shi, si xiang yu shi jian*, Beijing: Xin xing chu ban she, 2006.
-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Lin, Yuehui. *Liang zhi xue de zhuan she: Nie Shuangjiang yu Luo Nianyan xiang zhi yan jiu*, Taipei: Taiwan da xue chu ban zhong xin, 2005.
-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Wei, Qingyuan. *Zhang Juzheng he Ming dai zhong hou qi zheng ju*, Guangzhou: Guangdong gao deng jiao yu chu ban she, 1999.
- 張崑將，《德川日本儒家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 Zhang, Kunjiang. *De chuan Riben ru jia si xiang de te zhi: shen dao, cu lai xue yu Yangming xue*, Taipei: Taiwan da xue chu ban zhong xin, 2007.
- 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Zhang, Xianqing, Lin, Jinshu. *Ming dai zheng zhi shi*, Guilin: Guangxi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3.
- 畢誠，《儒學的轉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
- Bi, Cheng. *Ru xue de zhuan she*, Beijing: Jiao yu ke xue chu ban she, 1992.
-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Chen, Lai. *You wu zhi jing: Wang Yangming zhe xue de jing she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 Huang, Junjie. *Meng xue si xiang shi lun*,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zhong guo wen zhe yan jiu suo, 1997.
- 楊正顯，《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Yang, Zhengxian. *Jiao shi zhi dao: Wang Yangming liang zhi shuo de xing cheng*, Beijing: Beiji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15.
- 錢穆，《陽明學述要》，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0冊，臺北：聯經出版，1995。
- Qian, mu. *Yangming xue shu yao*, shou ru. *Qian Binsi xian sheng quan ji*, di 10 ce,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1995.
- 謝雋曄，《楊一清的政治生涯》，臺中：白象文化，2011。
- Xie, Junye. *Yang Yiqing de zheng zhi sheng ya*, Taichung: Bai xiang wen hua, 2011.

(三)論文

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思想》，第8期(臺北，2008.03)，頁1-18。

Yu, Yingshi. "wo yu zhong guo si xiang shi yan jiu," *Si xiang*, di 8 qi (Taipei, 2008.03), 1-18.

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二十一世紀》，第89期(香港，2005.11)，頁4-18。

Yu, Yingshi. "Shi shuo ke ju zai Zhongguo shi shang de gong neng yu yi yi," *Er shi yi shi ji*, di 89 qi (Xianggang, 2005.11), 4-18.

吳緝華，〈論明代廢相與相權之轉移〉，《明代制度史論叢》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71。

Wu, Jihua. "Lun Ming dai fei xiang yu xiang quan zhi zhuan yi," *Ming dai zhi du shi lun cong*, shang ce, Taipei: Xue sheng shu ju, 1971.

林延清，〈論明朝嘉靖中後期的改革活動〉，《歷史教學》，第11期(天津，1998.11)，頁11-15。

Lin, Yanqing. "Lun Ming chao jia jing zhong hou qi de gai ge huo dong," *Li shi jiao xue*, di 11 qi (Tianjin, 1998.11), 11-15.

胡楚生，〈「經學即心學」——試析王陽明與馬一浮對《六經》之觀點〉，《中國文化月刊》，第265期(臺北，2002.04)，頁14-28。

Hu, Chusheng. " 'Jing xue ji xin xue': shi xi Wang Yangming yu Ma Yifu dui liu jing zhi guan dian," *Zhongguo wen hua yue kan*, di 265 qi (Taipei, 2002.04), 14-28.

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以許篈與袁黃為中心〉，《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Zhang, Kunjiang. "Shi liu shi ji mo Zhong Han shi jie guan yu yang ming xue de lun bian ji qi yi yi: yi Xu Feng yu Yuan Huang wei zhong xin," *Yangming xue zai dong ya: quan shi, jiao liu yu hang dong*, Taipei: Taiwan da xue chu ban zhong xin, 2011.

許齊雄、王昌偉，〈評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兼論北美學界近五十年的宋明理學研究〉，《新史學》，第21卷第2期(臺北，2010.06)，頁221-240。

Xu, Qixiong, Wang, Changwei. "Ping Bao Bide *Li shi shang de li xue*: jian lun bei mei xue jie jin wu shi nian de Song Ming li xue yan jiu," *Xin shi xue*, di 21 juan di 2 qi (Taipei, 2010.06), 221-240.

陳致，〈晚明子學與制義考〉，《諸子學刊》，第1輯(上海，2007.11)，頁383-420。

Chen, Zhi. "Wan Ming zi xue yu zhi yi kao," *Zhu zi xue kan*, di 1 ji (Shanghai, 2007.11), 383-420.

黃俊傑，〈論經典詮釋與哲學建構之關係：以朱子對《四書》的解釋為中心〉，收入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編，《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Huang, Junjie. "Lun jing dian quan shi yu zhe xue jian gou zhi guan xi: yi Zhuzi dui Si shu de jie shi wei zhong xin," shou ru Taiwan da xue chu ban zhong xin, bian, *Dongya ru xue: jing dian yu quan shi de bian zheng*, Taipei: Taiwan da xue chu ban zhong xin, 2007.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優入聖域》，臺北：允晨文化，1994。

Huang, Jinxing. "Xue shu yu xin yang: lun Kong miao cong si zhi yu ru jia dao tong yi shi," *You ru sheng yu*, Taipei: Yun chen wen hua, 1994.

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臺北，2011.03)，頁153-187。

Yang, Zhengxian. "Wang Yangming *Nian pu* yu cong si kong miao zhi yan jiu," *Han xue yan jiu*, di 29 juan di 1 qi (Taipei, 2011.03), 153-187.

蔡仁厚，〈王陽明「經學即心學」的基本義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之疏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8卷第9期(臺北，1975.09)，頁50-52。

Cai, Renhou. "Wang Yangming 'jing xue ji xin xue' de ji ben yi zhi: 'ji shan shu yuan zun jing ge ji' zhi shu jie," *Zhonghua wen hua fu xing yue kan*, di 8 juan di 9 qi (Taipei, 1975.09), 50-52.

鄧國亮，〈田州事非我本心——王守仁的廣西之役〉，《清華學報》，第40卷第2期(新竹，2010.06)，頁265-293。

Deng, Guoliang. "Tian zhou shi fei wo ben xin: Wang Shouren de Guangxi zhi yi," *Qinghua xue bao*, di 40 juan di 2 qi (Xinzhuzhu, 2010.06), 265-293.

譚天星，〈內閣權力與明代政治〉，《明史研究》，第2輯(合肥，1992)，頁102-106。

Tan, Tianxing. "Nei ge quan li yu Ming dai zheng zhi," *Ming shi yan jiu*, di 2 ji (Hefei, 1992), 102-106.

**From "Entrusted to Fulfill the Goal by Emperor" Switch into
"Offering Power to the Junzi". A New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Political Thought**

Tasi, Chih-Che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Studies in Song-Ming Lixue and Political Culture*, Yu Ying-shih showed that after Wang Yangming's Enlightenment at Longchang, he despaired at the idea of "winning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to do one's work," such that he "utterly turned away from the emperor and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urned to the populace," and resorted to "enlighten the people to do one's work." Yu's work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thought. Nevertheless, "winning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do not necessarily conflict. In particular, Yangming had new hopes when Emperor Shizong administered his reformation. What's different is that having experienced the turmoil of political life, Yangming's understanding of "winning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to do one's work" has departed from the Neo-Confucians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such that h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winning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to do one's work," which is an expression of his idea of "offering power to the Junzi."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governmental companions and his students, these ide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regime of Shizong.

Henceforth, Yangming's school was able to "have students all over the earth for hundreds of years," because of the fruits of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and "offering power to the Junzi."

Keywords: Wang Yangming (Wang Shouren),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Winning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Abolishing the grand councilor, Offering power to the junzhi